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现代日本学术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带你踏上知识之旅

[日] 中村雄二郎 山口昌男 著 何慈毅 译

知の旅への誘い

“求知”

就如同人类的生命，
应该是具有自我革新能力的
应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
应该是能带来生机勃勃的生命轮回的行为。

我们人类的求知活动
极像那充满了冒险的旅行。
并不是只要躲在书斋里面进行观念性的操作就行了，
而是需要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地去亲身感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现代日本学术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带你踏上知识之旅

〔日〕中村雄二郎 山口昌男 著 何慈毅 译

知の旅への誘い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带你踏上知识之旅 / (日) 中村雄二郎, (日) 山口
昌男著; 何慈毅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0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ISBN 978-7-305-07628-2

I. ①带… II. ①中… ②山… ③何… III. ①知识学
IV. ①G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9267 号

Yujiro Nakamura and Masao Yamaguchi

CHI NO TABI ENO IZANAI

© 1981 by Yujiro Nakamura and Masao Yamaguch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ese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1981.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0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Nan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9-409 号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健

丛书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名 带你踏上知识之旅

著者 [日] 中村雄二郎 山口昌男

译者 何慈毅

责任编辑 潘琳宁 编辑热线:025-83685856

照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0.75 字数 141 千

版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7628-2

定价 20.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总 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

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目 录

1 / 旅程之始

5 / 第一部 踏上求知的旅途

7 / 一、好奇心——求知的渴望

15 / 二、身体力行脚踏实地

23 / 三、就地取材动手改造

30 / 四、饮食——味觉辨别

37 / 五、方向产生意识

44 / 六、记忆——表象感觉

51 / 七、同行者——另一只眼睛

58 / 八、迷宫——走进深层世界

66 / 九、时间的发现——节奏与祭典

73 / 十、周游世界——深化知识

81 / 第二部 探索知识的冒险

83 / 一、旅途之始

94 / 二、旅行风格

105 / 三、穿越边境

114 / 四、旅行日志

138 / 五、探索边缘

146 / 六、旅行轨迹

154 / 旅程之末

旅程之始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迫切希望对知识进行革新或激活。这不仅仅显示了,在当代这个巨大的变革时期,既有的各种研究及理论面对多层次的现实社会所提出的各种根深蒂固的问题难以给出充分的解答,也不仅仅显示了研究及理论在目前阶段普遍地落后于现实。与此同时,这还显示了目前研究及理论的实际状况本身(特别是这些主张僵化且过于死板,对整体和深奥的现实感觉麻木等等)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反思。

人们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专业划分得很狭窄,并给它制定一个框框,然后自己心安理得地躲在里面;或者是害怕失败,因而不再去进行探险和面对挑战;又或者在已经当作标签的客观性及普遍性的名义之下逃避自己的责任等等。这些都只不过是既有的研究和理论的实际状况所导致的结果而已。

即便如此,许多研究及理论还是丧失了自我革新的能力,没有了创造性。细细想来,这着实让人感到不解。为何这么说呢?因为研究和理论(也就是“求知”)本来首先就是我们人类为了超越自己而产生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应是一种极具自我革新和创造力的活动。研究和理论就如同人类的生命,应该是具有自我革新能力的,应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

当然,普遍来说,人们并不认为研究和理论真的是那么无拘无束的,相反总是一味地把它看作是一种具有体系的、固定不变的东西。但是,所谓研究和理论的体系性和不变性,实际上本该是一种为了使思维活动变得更为自由而舒展的方式。因此,如果一味地把研究和理论看作是有体系的固定不变的事物,这就好比是在音乐方面,将写在五线谱

上的管弦乐乐谱和演奏表演调转了过来一样。

包括研究和理论在内,我们人类的求知活动(其中甚至可以包括艺术方面的创作行为)应该是一种超越了日常生活中习惯性状态的行为,应该是能带来生机勃勃的生命轮回的行为(即便经历一些理论性的修养及技巧上的训练之类的弯路是也有必要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人类的求知活动极像那充满了冒险的旅行。大凡有关人类社会的求知活动,并不是只要躲在书斋里面进行观念性的操作就行了的,而是需要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地去亲身感受。这本来就是不可或缺的前提。现在这个道理渐渐地清晰起来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让我们再来重新回顾一下对人类而言“旅行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把“求知”和“旅行”放在一起进行思考,这样不就可以让光线投射在平时难以察觉的、生动而跳跃的求知活动上,使其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吗?换言之,通过将“求知活动”隐喻为“旅行”,我们不就可以找出在当前人们的求知活动中哪几个方面最为欠缺,以及哪些事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了么?

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我们两人是因某件事情的机缘,想到了把求知活动隐喻为“旅行”的,于是两个人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尝试着来进行所谓《带你踏上知识之旅》这项工作。我们两个人赖以立足的研究领域不同,一个是哲学(中村),一个是文化人类学(山口),但是在这之前,我们两个人不仅经常共同享有着有关求知活动的研究领域,而且还常常相互涉足到对方的研究领域中去。

当然,这既不是什么要想把人类学融合在哲学之中,也不是意欲把哲学溶入人类学之中。相反,在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哲学和人类学作为一种思考的形态,其关系就像是椭圆形中的两个圆心,既相互抗衡又相互关联。而且,哲学和人类学这两个领域除了在思想方面之外,其他方面也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只要想一想曾经的人间学发展成了现在的人类学这个过程,就可以理解这也决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了吧。

如此这般，我们两个人想到了把求知活动隐喻为旅途，两个人从各自的研究出发，来合作开展《带你踏上知识之旅》的工作。这种想法如果顺利的话，将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尝试。时髦一点来讲，就是所谓“哲学知识和人类学知识的交叉”吧。但问题是，在这里我们该怎样做才能取得最好的“交叉”效果呢？

在一开始，我们也曾经考虑过两个人各写十个章节，一章隔着一章交叉起来，采取如同字面所表达的“交叉”形式。但是实际动手尝试了一下以后发现，这样的结构反而不能够自由自在地进行表述，两个人也难以发挥各自的特点。而且，对于读者而言，很可能读起来会觉得累赘难读。因此，进行了一番思考后决定，正如各位现在看到的目录那样，分成了第一部和第二部，各自负责其中的一部。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样一来，两人好不容易想到的合作意图不就不能够得到发挥了么？放心，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个人以这样的形式各自负责第一部和第二部，一方面两人的职责分担反而清晰了，另一方面各自承担的部分（包含了交叉的命题）将会构成一个具有一定程度的连贯性和条理性的世界，两者相互呼应取得共鸣。而且，这样一来，哲学知识与人类学知识相互重叠的地方和相互偏离的地方也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了。

具体来说，也就是在第一部《踏上求知的旅途》（执笔者：中村雄二郎）中将会阐述，对于人类而言旅行意味着什么，在旅途中人类最原始的实际状况以及问题将会以怎样的形式呈现出来，还有，当我们以这种旅行做隐喻来进行思考的时候，那将会打开一个怎样的求知世界等等问题。其中又选择了“好奇心——求知的渴望”、“身体力行脚踏实地”、“就地取材动手改造”、“饮食——味觉辨别”、“方向产生意识”、“记忆——表象感觉”、“同行者——另一只眼睛”、“迷宫——走进深层世界”、“时间的发现——节奏与祭典”及“周游世界——深化知识”等作为章节的主题。之所以选择这些问题作为主题，是因为考虑到这些问题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反映了人类活动最基本的实际状况，而这些问题又

会在旅行这样一个特定条件下相互关联,表现得更具有切实的意义。

第二部《探索知识的冒险》(执笔者:山口昌男),继第一部《踏上求知的旅途》进行的原理考察之后,将会把在充满了自我冒险的求知旅行中所经历的种种体验,通过“旅途之始”、“旅行风格”、“穿越边境”、“旅行日志”、“探索边缘”、“旅行轨迹”等主题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部独自周游个人求知的历史,也是一部与新旧、内外等各种各样具有刺激性的理论、事物及人物不期而遇的记录。同时这也将把当代这个知识更新的时代、研究领域重组的时代所包藏的种种问题,自然而然地彻底地暴露在阳光下。

因此,第一部《踏上求知的旅途》和第二部《探索知识的冒险》,概而言之,前一部是带有哲学性的原理篇,而后一部则是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实践篇。当然,这样的区分最终不过是一个大致的定位而已。正如第一部并非仅仅停留在原理方面,自然而然也包含了不少实践性的要素一样,第二部也不仅限于实践方面,还带有十分明显的原理方面的特征。甚至不如说,我们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安排,那是因为其中自有将“求知之旅”作为主体的趣味。而且,作为主体,也很值得将两者搭配在一起。

来吧!那就让我们出发,《踏上求知的旅途》进行《探索知识的冒险》吧!

中村雄二郎

第一部

踏上求知的旅途

中村雄二郎

一、好奇心——求知的渴望

当我们外出旅行，准备进行一次充满了未知和偶然因素的旅行时，总会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悸动与兴奋。这和想要去一个什么地方，或者想要查找一样什么东西，等等类似具有某种目的的自我意识不同。这是一种带有一丝不安的心理骚动。怀着这样一种心理启程去旅行，就被抹上了一层独特的感情色彩。正如国铁^①的广告歌唱的那样：“良辰吉日，让我们出发去旅行！”（这可能是从“哪天想做哪天就是好日子”这个自古以来的寓言中得到的启发吧。）启程去旅行之所以会带有明显的戏剧性或者祭典性，那是因为抹上了这样一层感情色彩的缘故吧。车站、月台或机场都是启程去旅行的地点，这在现代生活中构成了为数不多的具有浓厚意义的空间。在这里，我们每天可以看到很多小小的（有时候是大的）戏剧或者祭典仪式，这一点我们谁都清楚。

我们的一位先哲松尾芭蕉^②巧妙地捕捉到人们踏上旅程时心理上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状态，他在旅行记《奥之细道》中这样描写道：“春霞当空而立，欲渡白川之关。鬼魂扰我心狂，幸遇道神引领。”这是极为有

① 现在日本铁路公司(JR)的前身日本国营铁路公司。——译者注(以下尾注均为译者所注)

② 松尾芭蕉(1644—1694)，日本著名俳句诗人，《奥之细道》是他在1689年3月至同年8月去日本北陆旅行途中所写的旅行记，是其纪行文中最具代表的作品。

名的章句,其中“鬼魂扰我心狂,幸遇道神引领”一句清晰地表现了旅行具有超越日常生活自由自在地飞向奇异世界的一面。

飞向奇异世界的说法听来或许有些夸张,但这如同中西进^①在《狂热精神史》(讲谈社)一书中通过上田秋成^②的论芭蕉,认识到芭蕉的旅行就是“带你走向世外”一样。也就是说,秋成在《去年的折枝》中评论芭蕉旅行的时候,尖酸刻薄地把芭蕉的旅行说成是“漂泊流浪”“遇事疯狂”的举止。虽然芭蕉自己故作风雅地给羁旅形象涂上了一层迷彩,但是如果剥去了这层迷彩,剩下的就是秋成笔下所描绘的“癫狂漂泊流浪”的样子了。中西进认为:“我想或许这样更能够深刻地体验到漂泊的忧伤吧。如此这般,芭蕉的癫狂从根本上把他自己带到了世外。”总之,这里所说的世外并不仅仅是指世俗之外。

旅行能够把我们在具有惰性的日常生活中被尘封了的心扉打开,使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种种憧憬。与此同时,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的神经变得敏感起来,对旅行中即将前往的每一个地方都会感到丝丝不安。芭蕉并没有疏忽了这一点,他这样写道:“梦幻在歧路,别离泪如雨,前途三千里,胸中满思绪。”这里所说的“梦幻在歧路”在《奥之细道》的注释本《奥细道菅菰抄》中解释为“犹如世俗所谓梦幻世界,比喻人生如梦”。人在旅行中与日常平安无事的生活相比,会变得审视自己起来。虽然在今天,踏上旅程时的别离也没有从前那样气氛凝重了,但其中还是存在着某种使我们感到隐隐不安的因素。

前面说过,旅行将我们的心扉打开,使我们的心中充满种种憧憬。但是这不仅仅是指准备外出旅行的出发之际,而是只要你仍然在继续旅行的途中,任何时候都可以这么说。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常常会给我们一种清新的惊诧,旅途中所遇到的事情往往带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感动,这是大家都有过的经历吧。有人说,当人们一踏上路程,不管是

① 中西进(1929—),日本古典文学家,是日本《万叶集》研究的大家,其代表作有《万叶集比较文学研究》、《万叶史研究》、《万叶与海彼》等。

② 上田秋成(1734—1809),日本江户时代的作家、和歌俳句诗人、茶人、国学家。

谁都成为了“艺术家”，成为“诗人”，其实所指的就是这种经历。

之所以说成为“艺术家”、成为“诗人”，不是因为得到了什么新的特别的能力。相反，这是因为人们找回了自己本来就具有的生动活泼的感受性，也是因为旅行把自己从普通生活、日常生活的惰性中解放了出来。所谓“日日新”这种人类生活的理想状态，即便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可以实现的。本来我们就应该以这样一种状态来迎接每一天的，然而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

在旅途中（在充满了未知和偶然因素的旅途中），每一天对于我们而言不得不说是新的。于是在这种日日新的状态中，我们的好奇心更加被强烈地激发出来并且产生着作用。一般来说，提到“好奇心”之类，很多时候人们都不太会从正面去理解。比如把好奇心理解为对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也要刨根问底地打听一下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东西，或者是理解为好管闲事之类。然而，所谓好奇心其实就是一种渴望，一种求知的渴望，它是我们人类求知活动的根源。

我说过“好奇心”一般不太会被人们从正面去理解。其实这是因为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热情渴望（情感、激情）本身被普遍认为是粗俗卑下的东西。热情渴望被认为是一种扰乱人们内心平静，使得人们远离真理的东西。但是这种观点只不过是极其片面的认识而已。我想起了作为《百科全书》的编者而闻名于世的德尼·狄德罗^①，他曾经在《哲学的思索》中就这一点说过非常贴切的话。

就是说，人们只看到情感（热情）不好的一面就随随便便排斥它。情感一方面不仅是一切苦恼的根源，但同时另一方面也是所有喜悦的根源。只有通过伟大的情感，人类的灵魂才可能到达伟大的境地。反过来，谨慎保守的情感则产生平庸的人，而孱弱的情感将会把最优秀的人也给糟蹋断送了。狄德罗说：“如果一味地谨慎保守，就会失去自

^① 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百科全书》(1751—1772)的主编。

然界的伟大和能量。就拿树木为例,正因为树木任由枝叶繁茂,我们才能够得到凉爽宽阔的树荫,一直到冬天来临繁茂的树叶凋零为止,我们都可以享受树荫。我们差不多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生存着,当你到了人老气衰的时候,无论你是吟诗作画还是搞音乐,都不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了。”当然,我们也不可忘了狄德罗的这种观点是有前提的,他说:“这些只是发生在当情感保持了一个恰当的和谐的时候。”

谨慎保守的情感产生平庸的人,凡事小心翼翼就不可能产生创造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陷阱,并告诉我们过分抑制及持禁欲态度的人很容易掉落进去。不言而喻,这不仅关系到诗、绘画、音乐之类狭义上的艺术领域,而且还关系到更为广泛的人类求知活动和精神活动。因此,无论是多么小的事情,为了每天都能够怀着一种由发现和创造带来的喜悦心态生活下去,我们必须比通常所能想到的状态更充满活力地去保持住一颗求知渴望的好奇心。

所谓求知渴望的好奇心,就是我们对世界、自然及事物所表现出的一种强烈的兴趣。而且似乎可以说,与知识以及其他任何东西相比,兴趣才是所有文化和研究的原动力。是兴趣开拓了知识。比如就有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构成我们人类文化基础的是语言及概念体系,但这些体系的精密程度因文化的差异各不相同。而这里所说的各不相同并不是指属于这种文化及社会的人们在求知能力上的差异,而是指他们对事物的细致部分表现出的兴趣有多少,也就是兴趣程度上的差异。而列维·斯特劳斯^①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以一种极具说服力的形式将这一重要事实展示在了我们眼前。

斯特劳斯是通过一位女性人类学家史密斯·鲍恩对亲身经历的回

① 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 Strauss, 1908—2009),法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大师、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2008年11月法兰西学院为其举办100周岁生日典礼,由于其本人的身体状况无法前往巴黎出席寿典,总统萨科齐于是亲自前往列维家中拜寿。主要著作有:《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人种与历史》、《结构人类学》、《图腾主义》、《野性的思维》等。

忆来进行描述的。据说史密斯·鲍恩在非洲对某个部落进行调查的时候,首先一步是想学习他们的语言。那时候在最初阶段当地一些给她提供信息的人收集了很多植物标本来,一边出示标本一边说出各种植物的名字,用这种方法来教她当地的语言。这种方法对当地的人来说是最自然不过了,但是鲍恩却不能够识别这些植物。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不熟悉这些植物,而是因为在这之前她对植物界那丰富而多姿多彩的情况根本没有兴趣。相反,当地人则深信不管是什么人都理所当然地具备了这种兴趣。

用史密斯·鲍恩自己的话来说:“对他们而言,植物与人同样的重要,而且关系一样密切。而我却没有在农家生活的经验,连区分哪是秋海棠、哪是大丽花、哪是矮牵牛都没有自信心。”“我现在进入的这个社会,不管是野生植物还是栽培植物,只要是植物都清楚地拥有其固定的名称和用途。在这个世界里无论男女老少,谁都懂得几百种植物。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像他们那样想要去了解植物。而且,就算我把自己的这种状况说给他们听,他们也不会有任何人相信我说的吧。”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对事物进行分类、识别和命名,首先是因为我们对此感兴趣。因此,如果我们对某事物完全不感兴趣,那么不管我们自己怎样有意识地想要去了解它,也是无法做到的。按照这样的推断,如果我们想要把求知活动进行得活跃一些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必须牢牢地保持住兴趣。进而言之,就是有必要培养自己的兴趣与爱好。也就是要找出自己认为有意思的东西,然后毫不犹豫地将目光投向它。自己都觉得没意思,或者不再感到有意思了的事情,无论你怎么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在怀里也是不可能从中得到任何新东西的。

在求知活动中,我们是不是更应该重视“有趣”这个因素呢?所幸的是,出自同样的观点,福田定良^①氏在《“有趣”的哲学》(平凡社)中也

① 福田定良(1917—2002),哲学家,毕业于法政大学,任法政大学哲学系教授。